



征稿启事

“泉州世遗颂——2026 年洛阳桥金秋诗会”是今年重点打造的泉州文旅、文艺活动品牌,福建省文化艺术重点项目,泉州市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隆重邀约海内外文朋诗友抒怀写意、聚焦世遗泉州。

主办方将从来稿中遴选佳作绘制《2026 年泉州世界遗产点诗歌地图》,集纳 22 个遗产点诗意呈现;同时在《清源》副刊和泉州通 APP 持续开辟应征诗作展示专栏,并在 10 月 18 日于洛江区世界遗产点——洛阳桥,举办颁奖仪式暨朗诵诗会,诚邀海内外文朋诗友共享“文”与“旅”、“诗会”与“世遗”精妙结合的海内外盛大诗宴。

征文内容:应征诗作要求选取一个泉州世界遗产点入诗,以丰富视角、诗意笔触,生动形象地展示世遗泉州的景物风情、历史文化、海丝特色等美好形象、崭新面貌和独特魅力。用富有感染力、影响力和传播力的诗歌,礼赞泉州世界遗产点的璀璨风采,讲述世遗文化滋养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泉州故事。

征文体裁:现代诗(30 行以内)
投稿邮箱:shiyisong@qzwb.com(邮件主题请注明“泉州世遗颂洛阳桥金秋诗会”)

奖项设置:一等奖 1 名,奖金 3000 元;二等奖 3 名,奖金每人 2000 元;三等奖 5 名,奖金每人 1000 元;佳作奖 8 名,奖金每人 300 元。

特约来稿

潮起洛阳桥

□叶玉琳

海战的硝烟已经远去
谁又在浮运架梁
向海而生

鲜活的海洋之心
乘一艘古船在黎明湖遙遙
巍巍石塔沐浴着丝绸之光
而护桥石将军
见证过多少志士勇斗倭寇
百年城堡化身彩云之翼
再次长出香气四溢的名字

沿清源山麓,过洛阳江
水面越来越开阔
照亮大地上的事物
蔡襄祠以笔墨冥想
镇海宫用流水弹琴
神赐予大地一切
时间又在这里构筑新城
以后来者的姿态
弹奏七弦之声
它一点一滴注入汪洋大海
唯有洛阳桥上
月光菩萨夜夜祈祷
世间风物,万古安澜

(作者系福建莆田人,中国作协会员,福建省作协副主席,一级文学创作。著有诗集多部,其中《入海的长笛》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古渡潮音

□徐琳婕

带着成分相同的海,来到石湖码头
盐与水的配比,被反复调和
而你只需,留出片刻失神
不再丈量辽阔,或是自身的渺小

通济栈桥向着海面延伸
托起一座渔村的繁忙
无数脚步踏过,又归于沉寂
只有潮水往复奔涌
以大海独有的语言记录宋元的时光

我们穿行在光的裂隙之间
木麻黄垂落细碎的针叶
仿佛暗示一条笃定的前行之路
缆绳在礁石上磨出深浅不一的凹槽
收纳那些消逝之物
你惊觉,体内也藏有相似刻痕

看见什么,就成为什么吧
向这片海域抛撒自己
抛给海面粼粼的日光和波纹
抛给潮声不息的起伏与震颤
而后,在滩涂的一枚残瓷中认领自我
认领一座世遗古城散落的余音

唐帆早已远去,你亦如沉落的铁锚
当年远航南洋的行者,是否一样
在眼底,蓄起一片汪洋

我的绿色裙裾,摹拟风流动的姿态
这飘摇,朝向同一个远方
鸥鸟在海面盛开
顺着舒展的羽翼,向我递送
飞翔的欲念。而新港传来的汽笛声
替我缓冲了所有风浪

(作者系江西浮梁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曾获 2022、2023 江西年度提名诗人,作品入选《中国女诗人诗选 2022》)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诗会动态

乡情

龙眼树

□林梅蓉

转眼又到了龙眼成熟的季节,每到这时,我常会想起自己在浮桥的老家,还有那些挂满果实的龙眼树。

在我的记忆里,老家那个不大的村子,几乎处处都有龙眼树的影子。我家老厝门前也种了几棵,长辈们说不清这些树是哪一年种下的,只知道它们年纪都很大了,其中一棵粗壮的树干需要两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完全抱住,树皮也像老人家皴裂粗糙的手背,布满岁月的痕迹。这几棵龙眼树的枝条粗硬遒劲,不少斜伸向空中,形成的树冠大如巨伞,有的地方枝叶还密得不见天。

当时不少老房子的屋顶覆盖着一层黑乎乎的油油毡,每到夏天就闷热得厉害,房间变得好像一个烤炉,待在里面感觉如同蒸桑拿。而我家幸好有那几棵枝叶茂盛的龙眼树遮蔽,夏天在屋里才不会觉得难熬。

印象中,几乎每个炎炎夏日,我家的饭桌都会支到龙眼树下,竹床也常搬到那里

摆着。那时小小的我经常躺在龙眼树下乘凉,耳畔回荡着一声长一声短的蝉鸣,有时睡眼惺忪间,还能从层层叠叠的树叶缝隙间看见光影随风晃呀晃呀,不知不觉间又会被晃进香甜的梦乡。

我几乎是从小开始就盼着龙眼成熟,不时就跑到树下抬头瞧一眼。只要发现枝头的龙眼变得比玻璃弹珠还大了,我肯定迫不及待地想摘下来大快朵颐,大人却劝说:“还没到时候,等过了白露,核缩小了,味道才甜,肉更好吃。”可那些龙眼天天在眼前晃悠着,勾着我的眼,也馋着我的心。实在等不及的我,只能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搬来一张板凳垫高,再伸手去够低垂的果子。总算摘下几颗龙眼,我立马用力一掰,把半透明的果肉挤进嘴里嚼一嚼。可惜这些龙眼核大肉少,确实像大人们说的味道太寡淡,还要再等等。

终于到了收获季,身手敏捷的长辈们

会爬上树,将一串串龙眼剪下来放进竹筐里,接着用长绳吊下来,一筐筐摆开来能装满整个厝埕。孩子们也不闲着,一群人穿梭其中,要么去树底下寻一些掉落的现剥现吃,要么在筐里挑挑拣拣,比谁找的龙眼个头大。几乎整个农历八月,村子里的空气中都飘散着龙眼淡淡的甜香。

厝边头尾到处都是龙眼树,家家户户都有吃不完的龙眼,这些新鲜的果子不能久放,于是不少人家会将一部分龙眼分送给住在别处的亲朋好友,一部分拿去城里的菜市场售卖,最后剩下的那些,则在烟火里慢慢烘成蜜香浓郁的龙眼干。

那时连着好几天,父亲和叔伯们都会待在龙眼树下的空地上忙活。大家一起搬砖和泥、砌灶台,大概花两三天,一座方方正正的灶台就稳稳当当砌在了树荫下。那个灶台中间是空的,可以嵌入一张由竹篾编成的席子作为分层,下面能摆放添柴火

的炉灶,上面就用来铺放新鲜的龙眼。长辈们常说柴火要慢慢添,这样才不会把龙眼烤焦,一旦开火,还得有人一直守着火,不时翻动龙眼,才能让它们受热均匀。往往中秋节的前几周,每个夜晚,我的耳边都会响起龙眼枝叶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鼻尖也萦绕着烘焙龙眼时特有的醇厚香气,一推开门,还能瞧见光着膀子手握沙铲的大人忙碌的身影。

如今,那些龙眼树还在,每到白露时节,枝头依旧缀满一串串圆滚滚的龙眼。只是随家人搬进城里居住,我已经鲜少再回老厝,也难有机会守在树下,等候龙眼采收、柴火烘果。不过每次回去,我仍会走到门前的树下驻足,抬头望向层层叠叠撑开的绿冠,那些熟悉的场景随之浮现在眼前,依旧生动无比,鲜活如初。那些老树就像老家的温润信物,无论何时回望,都会让人心头涌起一缕清甜乡愁。

四季

清晨推开窗,凉意瞬间涌进屋里,落在胳膊上还泛起一阵轻颤。阳台的那盆薄荷叶上缀了几颗露珠,阳光刚爬过墙头,把那些水珠照得像碎钻,风一吹便滚落在地上,洒出星星点点的湿痕。我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白露的露,沾身凉半截。”我小时候不信这话,入秋后仍喜欢光着脚到处走,每次都得等到不停打喷嚏,才肯乖乖穿上母亲递来的薄袜。

记得长辈常说白露是个需要“藏”的节气,不是藏东西,而是藏身子。每到这个时节,阿嬷就准备将夏天的单衣收起来了,哪怕正午的日头再烈,她也不忘提醒家里的孩子们出门记得带一件薄衫。以前的我不爱穿这种薄外套,觉得它的袖子束着胳膊不舒服,有次白露过后贪凉少穿这件衣服,夜里忽然发起高烧,阿嬷坐在床边一边给我擦汗,一边还念叨着:“可不能因为年轻就任性,还是要顺

着节气来穿衣。”

后来去乡下教书,我才真正懂了“顺着节气”的意思。白露过后的清晨,学生们来上学都会套上薄外套,不少人手里还会拎着一个保温瓶。同事们一进办公室,也要赶紧烧一壶开水,见我还喝凉水,上了年纪的同事又会提醒这个季节得兑点热水再喝,不然容易闹肚子。

学校后面有一片稻田,每到这个季节,稻穗开始泛黄,沉甸甸地垂着,稻叶上的露水还会沾湿裤脚。傍晚放学后,我喜欢去田埂上散散步,看农人们收割稻谷。瞧见他们腰间系着布带,还把外套扎在里面,我一打听才知道这样干活利索,也不容易着凉。

白露时节的雨很特别,若不是台风带来的疾风骤雨,雨水大多时候不像夏天那样急吼吼,而是细蒙蒙的,下起来也没个准头。有一年秋季开学后上第一堂课,忽

然下起小雨,雨点打在教室窗户的玻璃上噼啪作响,学生们纷纷转头张望,我索性带他们去走廊上看雨。那天的雨丝落在走廊的栏杆上,很快积成小小的水珠,有些雨水还顺着栏杆往下流,在地面上汇成细细的水流。教学楼前的那棵棠梨树,叶子被洗得发亮,绿中透着点黄,像是被染上了秋的颜色。雨停后回到教室,我还让学生们就刚才看到的景致,以“秋雨”为题写一篇作文。

学校花坛里种着几株桂花树,此时还没有开花,只有星星点点的花苞冒出来,它们如米粒般大,藏在绿叶间,不仔细看还发现不了。等到九月下旬的花期到来,学生们下课的时候,都喜欢凑到桂花树下,有的站着脚闻花香,有的小心翼翼地摘几朵放在课本里。我也会跟风摘几朵,将它们夹在备课本里,之后翻开课本,总能闻到淡淡的桂花香,连备课时都会感觉

舒心许多。

前年回到城里工作,到了白露时节,我依然习惯在清晨出门时顺手拎一件薄外套,进办公室后烧一壶开水,再泡杯热茶喝下提提神。新校园里没有棠梨树和桂花树,但有三角梅和几株常青的细叶榕,它们的枝叶依旧繁花舒展,晨露落在浓密的叶片上,风过便簌簌滴落,和乡间的秋晨景致倒也别无二致。

那天上课时,我又跟学生们讲起那句“白露身不露”的俗语,告诉他们这不是老一辈人的刻板规矩,而是顺应时节变化的生活经验。我又忍不住提醒,白露之后昼夜温差变大,白日温热、夜晚寒凉,随意露胳膊露腿、贪凉穿单衣,的确很容易受凉感冒。我还提起自己从前在乡下教书时遇到的秋日小事,想借此让学生们慢慢明白,每个节气对应的习惯,都是最朴素的生活智慧。



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就是忙时全力以赴,闲时自在松弛。

天伦

□刘希

上周末,我带女儿回了一趟老房子。那里许久没有住人,可推开家门,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依然亲切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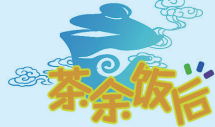
女儿第一次来,看一切都觉得很新鲜。她在屋里转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大门的两个铁制把手上。它们一大一小,其中大的把手安装在正常的高度,小的则靠下,女儿一伸手就能握住。女儿没见过一个门上安装两个把手,十分好奇,见我笑而不语,她思考了一会儿,小手忽然一拍脑门,大声说道:“我知道了,这是给小时候的妈妈装的。”

是的,这是专属于我的一个把手,记得有次询问父亲,为什么要在门上多加一个把手?他才提起了一段往事。那时的我刚满三岁,有时趁我午睡,母亲会去院子里晾晒衣物、打理花草。怎料有一次我醒来后,偷偷搬了一把椅子,打算自己开门出去找母亲。也不知是没站稳还是用力过猛,我的手还没碰上门把手,人就从凳子上摔下来,膝盖还磕破了皮,留下一个难看的伤疤。父亲知道后心疼不已,隔天就去五金店买了一个小把手,然后比照我的身高安装在大门上,这样只要我想开门,随时都能轻松推开。

我收拾厨房时,又看见那把小小的靠背椅。如今刻在椅背上的字依旧清晰可见,写的是“希希”,也是我的小名。这把椅子是那年父亲出差时看见的,觉得我会喜欢,他便掏钱买下,又一路拎着带回家。我果然对这把椅子爱不释手,担心来家里的小客人会抢着坐,我又让父亲在椅背上刻上我的名字。之后我经常坐在这把椅子上看书、吃饭、玩游戏,直到后来渐渐长高,椅子变得矮小拥挤,我仍然舍不得丢掉,父母便也一直把它好好保留在家里。

“妈妈,这些是什么记号?”被女儿的话拉回思绪,我走过去一瞧,原来是主卧木门上的一排印子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些印子是用小刀刻上去的,细细密密,有长有短,足有三十几条。因为以前担心我长不高,母亲总是想方设法给我做营养餐,为了“检验”成效,每隔一两个月,她便要我站在木门边量身高。每量一次,母亲就用小刀在木门上划一道记号,发现我长高了,她肯定笑得眉眼弯弯。若是看到明显变化,母亲就继续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每天还要督促我好好吃饭、早睡早起。

老房子里的每一处记号,都藏着父母对我的爱。而后来成为母亲的我,也学着当年父母的样子,悄悄为女儿留存成长的痕迹。现在,我的手机备忘录里有一个名为“女儿”的文件夹,里面记录着与她有关的各种小趣事。随手拍下女儿的照片,我会将它们整理成册,而她的画作、奖状,我也会放进专属的柜子里收藏起来。仔细想想,这份爱不就像是“刻舟求剑”?或许随着年岁渐长,记忆会尘封在心底,但那些用爱“刻”下来的记号,无论何时看见,都能带我们回到过去,让我们清晰感受到父母藏在岁月里、从未消散的温柔与守护。



多变的秋日天气

●金风初至:秋日的 airflow 渐渐沉降,形成的风清冽干爽,不同于夏风的燥热,民间也常称秋风为“金风”。

出处: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宋·晏殊《清平乐·金风细细》

●秋雨疏凉:秋季的雨水不再连绵滂沱,多细雨零星飘落,雨后气温也会随之走低。

出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唐·王维《山居秋暝》

●晴窗余暑:入秋后日间暑气未退,凉意迟迟不来,这也是人们常说的“秋老虎”。

出处:伏尽暑犹壮,秋生凉故迟。——宋·陈师道《秋后五日应物无诗岂年志俱壮未解伤秋耶以诗挑之》

●夜露生寒:白露时节,白天气尚可,入夜之后凉意却逐渐加重,露水也会带来寒意,昼夜温差逐步拉大。

出处:清风吹枕席,白露湿衣裳。——唐·白居易《凉夜有怀》